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四十三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一

嘉祐六年春正月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為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尚設科防臣愚以為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間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為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丁未詔判尚書考功祠部官告院自今並降敕差人理合入資資序仍給添支十千故事尚書省諸曹惟判刑吏部南曹許理資資序餘遇有闕即申中書中書判送某官謂之送印時以堂除差遣者眾又三曹皆有事守故以勅差之 戊申降郢

州防禦使宗懿為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

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為之 癸丑詔開

封府自今有摹刻御書字而鬻鬻者重坐之 二月丁巳詔

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許計年轉官 乙丑詔曰

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内父母訴官者還

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

差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

科 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榜 癸

巳賜進士王俊民第一百二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

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

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吏俊民掖人也 巳亥宰臣富弼以

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

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 上

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母喪罷

然矣仁宗盛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云議者皆以為非斯不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王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

周賢妃所生後封異國永壽董淑妃所生後封和國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

入直許一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

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

院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

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

當用祭器給之 夏四月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

議大夫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

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

帛多縲繫間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庚午右正言

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 上弗聽

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癸酉詔凡入貲為郎

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

若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千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傭代者聽

之 丙子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

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

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

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

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

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

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

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

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

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第甄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第娶類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初諸路敷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章襪荆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襪祭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菴喪梓州章衮蜀州張中理處州吳戴廣安軍蒲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

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張唐呂英改要云明年又賜

戊

子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救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母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師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其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

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燕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
論者為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
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岌業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
室賢材進爵親王為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
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
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又
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 巳亥
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
槩代韓絳為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為
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
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 翰林侍讀學士

劉敞嘗奏疏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
群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
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
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
群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
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
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
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
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分郡於茂實不失富貴
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與盧
方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
群情眩惑使之然 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
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啟時受命知永興父之茂實

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
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
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為群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
而不許者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
為永制請約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
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
不在避免之限 上令太常禮院大禮寺同定奪而言父祖
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
律文申明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
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
蘇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
徹食奉天抑已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
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宰臣集班表賀

甚失陛下祇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晴徹既而陰雲
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蒼
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接近例乞賀班者臣
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
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
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
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
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
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
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
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
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真憂念社稷而群臣欲相率稱

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胡宿請祭社或附此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袷享赦書而盡還之 甲戌以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上五遣使起之卒

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

決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

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

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亦更須詳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恩言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

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過頗涉匪彝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秘密述乃極於張皇傳聞四

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譽言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

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喧布况提點銀銅場將來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獎臣竊恐

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或致憂隱嗣即切欲求

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或致憂隱嗣即切欲求

於天聽却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臣共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况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目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令進御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樂必享萬壽無疆之應永為宗廟社稷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弼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

六

卷五十一

八

及此也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即乞以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繫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彊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 上復以優詔答焉 張述疏曰

此據張唐史政要附見不知即富弼所措者否當考

臣讀書為儒歷臨見經史而効官州

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絕矣

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對下
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絕則陛下方為孝矣臣
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
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
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
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
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
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
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
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
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繫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傳
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
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
旦卒有万一不可諱蒼惶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
宮闈左右中官兩府逆相觀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
祖宗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擇為之欲
至蒼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
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
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
位歲久萬機之政稔聞孰見但欲凝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
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專矣賞罰不專於已而威福
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推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
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
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
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
世世祭享不絕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

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

詳定茶法

實錄明年正月丁丑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迂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爲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

監一百二之一

十一

法蔽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非是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己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已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爲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夫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

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已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已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爲不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沼射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仗乞詳酌早賜旨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是夏樞密副使歐陽脩言曰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躰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

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日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譙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斯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過積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

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廷臣或連章列疏共論某事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覩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有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爲臣下愛惜名

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諫臺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二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

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斤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

六十一

監十一之一

十三

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脩疏不得其時唐介等逐在四月二

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拜樞副則奏此疏當在五月六

月間今附夏未七年三月九日乃召正陶及范師道 秋

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摺其事而發之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嫚也嫚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罔不治由嫚與詐則罔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慮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者有之是

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爲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旣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詭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爲嫚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爲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耻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旣爲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爲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微之人挾已憎愛依倚形勢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

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旣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爲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譽亂公而下詔誡勸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勸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綱紀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之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先者將以明上下

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舛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如往歲陳希亮判開圻司與三司辨理勾銷帳按事止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暴發宋咸蕭注姦賊止當覈實盡理朝廷自有典刑如獄辭未真惡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問師中乃別為臺狀用小紙解說三千餘事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 上嘉納之

戊子錄 昭憲皇太后 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 昭憲太后躬育 祖宗其後裔

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 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

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

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

月撰進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訐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毀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覩

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整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

出以閣門祇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箴仍以親

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

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太常禮院等

覲參議而定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

卅矣乃初即位所坐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

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增嫉

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

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取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

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做百工務敦

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紬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疇正傳

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

持不行介等為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

諫官御史撝撫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勸從之案疇以七

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

疏未必端為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馮繫已御史

臺記又誤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為中丞言事峭直

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

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疋下河

北助糴軍儲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二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二之二

仁宗皇帝紀三十九之二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諛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無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

五、二十一

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於三德萬分一

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起

居注曰侍黼屨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

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

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

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

善惡是非相與混殺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

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解為惡者日勸雖有堯

舜與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

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性之至仁

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

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

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
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
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
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
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陶虞之際然稷
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
伯夷主禮右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
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
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墜
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
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
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

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術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姦
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敝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
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
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
者未必誅此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
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
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
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
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
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
服臣請伏面欺之誅九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
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

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
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
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務陳可
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爲陛下言之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
不精緻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不能澄汰衰老
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
窮之患臣又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
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冬蝨螟水旱飢饉
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
爲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猛材力之
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
神策軍使白瑋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

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關德宗命瑋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
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
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
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簡去老弱選其精銳以
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近世無此故能南割淮甸北取
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
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開
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 太宗皇帝紹
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
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 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
元昊羌胡之豎子智高靈獠之微種廼敢屈強河西橫行嶺
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爲
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所選之兵

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違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發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疾恙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

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貴人董氏生皇弟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好辭之 八月 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衄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曾孫立之迪從子也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寨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吳浞相接無數十里半頗為塘水所壞乞下本處常築之從之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

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過誤有害則赦之
侍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
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
亦曰今日 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
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
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
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
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
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踈決猾吏貪
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
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
往往指望謂之熟勅使愿愆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
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踈決之名本以盛暑

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
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又
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
一切縱之也又 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踈決死罪以下
皆逆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
五月以前踈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
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今
後每歲踈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
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踈決永為定制庶
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

據光集以八月十日也
上言乙丑十五日也

今附見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

四曰重微五曰務實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

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官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內窮困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曰

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為之辭已而諫官楊敞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

乞宣付史館

上悅從之介衢州人

以轍為第四等蓋光與鎮同議鎮難之者光初

欲以為第三等也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

已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為物傷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

竊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 上嘉納之

光行狀云既取

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楊敞龔鼎臣及光凡三人耳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敞於三司

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為減舊額故

上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

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

七

七

任事之臣躬率以正事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為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祇新書以稱朕至誠怛惻之意令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

條目即陳旭所論在嘉祐三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

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為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

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熾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

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

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劍南西

川節度 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為吏部

侍郎事集賢殿大學士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
部侍郎 充樞密使 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

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八獨不可辭昭文以待
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
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 上聞

者亦是琦言 此段據記聞或移見 富弼拜樞密使時 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

密副使歐陽脩趙槩包拯並進一官等仍改脩參知政事翰

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

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

尤顧惜大體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厭之

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也 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槩包拯並上

表辭新除官從之 乙巳詔給則辛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

辭不受 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

日云 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

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踈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

陳社稷至計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

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浼

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望陛

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如此則天地神祈 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

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 上時簡默不言雖執

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繼嗣

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

意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

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

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持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爲之後者爲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

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爲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爲宗廟社稷深思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爲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他日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

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
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中
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
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
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
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
當爲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
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
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
日御史臺記云
洙欲藥死當考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寮
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繼指斥 祖宗分別裔緒臣
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隕穫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
也雖然宗屬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

安得陳露事機以前非異惟陛下思忠言奮獨斷過未然之
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彗星躔心宿
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爲太
子後爲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
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
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陰盛
之沴固有冥符唐神龍初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
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親戚之間謗議所集積
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
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
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
應窺覲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 宗
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謹審擇官邸

以親以賢稽合天意况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
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 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
為忠實以緩 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
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
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
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 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隋漢
之基祚室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覲之患早為定斷慰安
人心天下大幸

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
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議用
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誌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云
存此本不知何也誨之孫僅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
何從得之今綴 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内臣
取附見九月末

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
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 祖宗以來內臣未常磨勘轉官
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

監百之一

勤經十年未嘗遷者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
制漸隳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
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
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言文臣七遷而內
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
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而贓私罪若公罪
徒以上者倍之畋為言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
職

景祐二年九月指揮實錄無之會
要亦有乃十一月乙丑今并書

初沙苑闕馬秦州置

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梁適
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
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

繼和事附見梁適以至和元
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八月

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

月徙永興其薦繼和
當在一至和嘉祐間也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

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寶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一章未及有所啓 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 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絕然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上曰名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 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 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 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 上得疾文彥

盜百二之二

十二

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 上早立嗣 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 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 上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 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御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 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

言卒成 上意初然 猶固辭也

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一月召為開封丞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

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按嘉

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二年六月事矣今畧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光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畧加刪潤更俟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

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

三年於 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

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

通私謁足見其有守獵長垣人也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

並除編校書籍籍孟恂邑未詳 丁酉詔廢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

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

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

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解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

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上表請終喪 帝以問韓

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

茲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驥驥

監百二之二

十三

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史智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

帝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績

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

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

乃敢鞠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琦獨窮竟之志

聰坐此黜琦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 真宗神御

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

或言壽星殿像則 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

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 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

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 江休復雜志云壽星觀塑像內官以肖聖容後差省

判范寬之相度別建一殿謂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觀 已巳夏國主諒祚言本

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

廷使人許之 辛未於潛縣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為館閣

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乙亥樞

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

書凡四年餘 十二月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

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曆元

年故事用次辛從之 慶曆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

二年誤也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 節度使許懷德卒

當作元年 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 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

就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 上以其精力未

衰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

為減數歲懷德無他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

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平保寵終祿

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 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

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

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即崇文院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者

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編

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 定本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七

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五

百八十客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

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一百二之二

